

在



ON LINE

成

小说

ON LINE

在

线

小说

主编 吴红青

图书在板编目(CIP)数据

教育之光·1997-2001网络小说散文选(上)/关江秀主编

— 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0.03

ISBN—5060—1053—4

I . 教…2…

II . 关…

III . 教育…综合文集

IV . G.40.01

教育之光…1997-2001网络小说散文选(上)

关江秀 主编

1997-2001网络小说散文选

在线·小说集

关江秀 主编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通州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89×1194 1/32 印张:9.6 插页:5 字数:300千字

2001年12月第1版

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-2000册

ISBN—5060—1053—4/G186·2

定价:17.6元

网络文学,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?

——《在线——网络文集》代序

陈平原

学历史的人,不太容易激动,看多了风起云涌、潮涨潮落,也就很难轻信“开天辟地”之类的预言。好处是不会盲从时论,较少头脑发热,缺点则是对眼前发生的“具划时代意义”的重大事件,往往缺乏敏感。至于不太愿意讨论时尚话题,倒不一定是出于学者的矜持,有时是拿捏不准,有时则是看清楚了,但不想扫大家的兴。对“网络文学”这一已被大众传媒炒得热火朝天的“新概念”,学界大都隔岸观火,不想直接介入,我想是上述两种处境兼而有之。其实,要不是应邀为《在线——网络文集》做序,我也乐得逍遥。

不说不等于不看,不想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有关“网络文学”的信息,任何一个关注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学者,或许心里都明白,这其实是学界无法完全回避的新课题。之所以不想发表意见,也不愿充当什么评委,主要是所知有限,故不敢贸然发言。就拿我来说,直到落笔为文的当下,依旧战战兢兢,因实在是“卑之无甚高论”。即使如此,作为学者,不说则已,一旦开口,便不想吞吞吐吐。将黄遵宪“我手写我口”的诗歌主张,移用到“网络写作”,还是挺合适的——诗文如此,著述也不例外。

直说了吧,我对时贤之大谈“网络文学”,始终心存疑虑。悄悄拜读了若干被推崇者认定与“传统文学”迥异的“网络文学”,很遗憾,还是没被说服。古人说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我想追问的是:到底是“网络文学”,还是“网络时代”的文学?明眼人一望便知,这两个概念之间,有很大的差别。网络的迅速崛起,正在对现实人生造成巨大的冲击,对此我毫无异议。问题在于,是否这就意味着“文学”必须重新命名。

假如不做严格界定,像流行说法那样,以题材、风格、时代、身份等为“文学”贴标签,比如“抗战文学”、“讽刺文学”、“明清文学”或“留学生文学”,那么,再加一个“网络文学”,当然没有问题。可谁都明白,这只是一种取便利俗的说法,并不意味着每种“文学”都有独立的写作方式、审美趣味、以及评判标准。这一回不一样,提倡“网络文学”的人,所挑战的不是具体的体裁、样式或者趣味,而是作为总体论述的“文学”。即不是在大的文学范畴下增加一个新的分支,而是希望独立门户,分而治之。具体说来,就是特别反感以是否具有“文学性”来衡量“创世纪”的“网络文学”。

同是面临嬗变,网络时代的哲学、史学、物理、化学等,并无严定楚河汉界,发展出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“网络哲学”或“网络化学”的企图。可以有关于“网络”的哲学思考,也可以将“网络”出现对人类生活的冲击纳入史家的视野,可预言此前此后的哲学、史学、物理、化学等,都将“焕然一新”,以至必须重新命名,似乎为时尚早。当然,文学的情况有点特殊,作为社会/文化生活变革的晴雨表,先走一步未尝不可。可我还是觉得,关于“网络文学”与“传统文学”两极世界的建构,在理论上不够完满。人类文明史上,有过许多划时代的变革,比如马车、汽车、飞机的诞生,都曾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,也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记,可没听说有“汽车文学”、“飞机文学”之类的命名。基于网络的写作、传播、阅读,与文学生产确实关系密切,非马车、汽车等交通工具所可比拟。可竹帛、版刻、石印、铅排等,对于传播人类知识,同样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;但“竹帛文学”、“版刻文学”这样的概念,目前也不被学界接受。

以网络写作之自由发挥,以及作者之擅长化装(如使用化名),“网络文学”作为一面虚拟的旗帜,爱怎么挥舞就怎么挥舞,似乎不必过于拘泥。我之所以斗胆“抗颜”,非要追究概念的合理性,并非企图维护所谓的“传统文学”的“一统天下”,而是担心反叛者过于迷恋乃至沉湎于“反叛”的名号。强调“网络”的独特性,而忽略“文学”的普遍性,在我看来,并非明智之举。你尽可通过不懈的努力,反省、改造、更新现有的文学标准,但不应该以“网络”的名义拒绝“文学”的批评。

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学表现,小至具体的表情符号,大到抽象的文化精神,时贤已多有论列。我最想说的,只有一句话,那就是“自由写作”的意义。在《数码时代的写作和阅读》(《南方周末》2000年7月7日)中,我曾论及类似的问题,不妨抄录如下:

对于写作者来说,拟想读者以及传播途径的存在,并非无关紧要。除非你想藏诸名山传之后世,否则,都会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带入审查官或编辑们的眼光,因而无形中为自家的思考与论述设置了方向与禁区。除了意识形态的限制,还有学界同行虎视眈眈的目光,使得你心照不宣地依某种成规写作。前者具有很大的强制性,容易引起反感;后者在目前的中国,仍处于成长阶段,学界普遍对其副作用缺乏警惕。对于以知识增长、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研究而言,任何“学术规则”(即使目前行之有效)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挑战,并做出相应的调整。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人文学者的思考与表达更具弹性,学科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就更难预测。而且,我赞同萨依德(Edward W. Said)的说法,即工具理性与专家崇拜正越来越成为保持知识分子情怀的最大压力,而所谓的“业余性”(amateurism)——“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,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,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、越过界线和障碍、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、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”——有可能部分化解这种紧张(《知识分子论》)。因此,为中才设立规则,为天才预留空间,我以为不但必要,而且可能。而这,恰好与网络文化的观念与功能相吻合。

文学创作与人文研究,在表达的对象、媒介、目标方面,存在着巨大鸿沟。可不同领域的写作者,对于“自由表达”的渴求,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。考虑到文学更切近现实人生,也更容易召唤作者和读者,我们有理由相信,其得益于网络将更为直接,效果也更显著。正是基于此,我固执地认为,网络的出现文学史上的意义,不是推出了一种全新的“网络文学”,而是使得“自由表达”以及“业余写作”成为可能。

网络时代的文学,确有鲜明的特色以及巨大的发展前景,可我更希望见到优秀的作品,而不是激动人心的口号。先别追问是不是“一场革命”,更不用管到底是“静悄悄”还是“轰轰烈烈”;认真经营好每篇小说、每首诗文,在我看来,最为要紧。因为,文学需要才情、智慧、想象力以及良好的艺术感觉,“人多势众”不一定是好事情。就好象面对这册《在线》,你不必在意它的出身以及所属阵营,而只须平心静气地阅读、品鉴。

也许因为阅读的是打印稿,我对手中的这册《在线》,并没过分异样或突兀的感觉。除了《暗黄台灯》中出现使用 WWW 阅览的情节,以及主人公“沉思着自己被网络占据着的生活”,还有《妄想狂手记》再三追问“难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,难道一切都仅是我的一场幻梦、一次虚构?”让我意识到这就是网络时代的文学,其余的篇章,看不出与所谓的“传统文学”有太大的差别。上述二作,加上《英雄记略之乳虎》,这三篇小说的文体、想象力以及叙述节奏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另外,《高原之旅·亚光》、《养鸟小记》和《法兰西系列》三则散文,也都可圈可点。可总的说来,这册书中,特别精彩作品的不太多,“体式的自由”、“心态的放松”以及“想象的奇特”,这网络时代文学的三大特长,尚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而且,有些篇章带明显的“学生腔”,笔墨有点紧,喜欢卖弄时尚的外国人名及术语。在赞叹《在线》诸作勃勃生机的同时,对其语言、意象以及生活感受的“漂浮”,我还是略感忧虑。按照这个路子,出精彩的小品,没问题;可我们期待于网络时代的文学的,不仅仅是小品——即使很精彩。

文学就是文学,网上/网下的写作与阅读,不应该成为或褒或贬的理由。而且,二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,可能还是“文学事业”繁荣与发展的动力。就好象这回“网络文集”的出版,与其说贡献出多少“精彩之作”,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关于“文学”的新的想象。

2000年8月20日于北京西三旗

再序

吴江秀

两年前赵强建议我主编一套网络文集时，正是网络文学方兴未艾之时。我本非出版界人物，亦非网络写手当中的佼佼者，只是虚担了教育网和邮电网这两个最大的 BBS（水木清华 BBS、网易 BBS）的文学版版主。而让人不可思议却又是事实的是，中国境内的“互联网”之间不是互联的。比如，同样是在北京，从邮电部的 ChinaNet 联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网竟然还要到美国去兜一圈。因此，在很多时候，哪怕是对于在中国的用户来说，很可能访问一个美国的网页，要比访问一个中国的网页容易得多，并且速度也快得多。针对这种现状，赵强产生了很好的想法，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做一套涵盖面最广的书。我负责出版，你负责编选。”我答应了，于是联系起二三十位版主，靠一根电话线，开始编选这套书。当时的编选工作进程是以“天”计算的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以邮件的形式，初选了一百万字的文稿，再分组投票，选了其中五十万，第三次讨论时，又增删了不少文字，重分了版块。

然而世间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，出版一再延宕，颇有不了了之的味道。况且这两年间，情势已急转直下，网络经济的泡沫甚至打碎了“小超人”的神话，何况这套毫无背景的文集？本来所谓“大勇若怯”，能放弃者方是高明，但此事终萦绕在心，不得解脱。想起一年前在北大附近一家茶艺馆里，陈平原教授说：“我希望你们这套书能更注重史学的价值，可以作为文学史的一种证据留下来。”后来又读到鲁迅先生在《域外小说集》再版时说的话：“我看这书的译文，不但句子生硬，‘诘屈聱牙’，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，委实配不上再印。只是他的本质，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，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。”这两段话如

同钟声敲过,余音犹存,久久不能散去,因为我与其余编者都有对这套书本质的坚信。

之所以说这套书“涵盖面广”,是因为几个方面:一是打破了教育网与邮电网的疆界;二是作者年龄段跨越三十年;三是作者身份差异极大;四是通过选文,可以一窥从网络文学初期到网络文学发展期的转变轨迹;五是它依存于但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网站。

先说教育网与邮电网的文章特点。教育网的文章比较纯净,或青春的叛逆,或哲理的思考,仿佛字里行间有一颗心在活泼泼跳动似的。邮电网的文章较为浑厚,有点悲伤,有点油滑,也有更多的责任,其中好的文字,都不为迫切的表达,更像一个告别过去的手势。

再说网络文学的时期划分,虽然目前还未到总结的时候,不过姑妄言之,我认为“网络文学初期”大约在1995-1999,这个划分标准源于1999年网络文学已大规模接近纸质媒体,而这以前的文字带有私语性质,以散文或情爱小说为主,作品多用第一人称。《在线》在其中选择了一部分有个性的、经验独特的文字。1999年后,特别是“榕树下”大规模出书,及《天涯》《大家》等文学刊物登载多篇网人的创作后,网络上冒出了许多新锐作家,他们更重视技巧和实验,创作态度严肃,作品以小说为主,想象力突出,也更为耐读;另一方面,这段时期也产生了不少流行的华丽的都市爱情表述,这类围绕俊男美女发生的故事被收入时尚杂志,在坊间广为流传。基于不与他人重叠的原则,《在线》对这段时期文章的选择,以前者居多。

《在线》原先还收了一个附录,择了最具网络特点的几类文字,包括同题征文、接龙、评论,想还网络文学一个较完全的面貌,终究因为这些文字的游戏性质,水准良莠不齐,为文集的质量计,忍痛放弃了。有朋友说这类文字应挑选好的独立成集,也有道理,但这个工作不是现在时的,须得在网络文学发展得更为完全时才可以进行。

到今日,《在线》的出版已不再是镜花水月,而确切在现实中了,回顾编选时的快乐,出版时的愁苦,昨日种种,仍如水晶般透明,清晰可触。时人大谈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“交互性”,此书的出版过程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。二三十位编者的尽心选择,全部作者都寄来了的

出版授权书，七八位朋友设计的十来个封面，网友对印刷费用的筹备，亲人的关怀，朋友的校对，悉在当中。这套文集的每一个角落都凝聚了多人的努力与创意，而这竟然是通过一根电话线，穿越三千里土地纵横达到的，真是一个奇迹。想来将《在线》的第一本成书捧在手里的时候，我会忍不住如浮士德般赞叹一声吧：

“真美啊，请你停留！”

2001年11月于广东

目 录

序

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?	陈平原	1
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编者序

再序	关江秀	5
----	-----	---

古 事

英雄记略之乳虎	王景略	1
刺客	瞎子	8
惘然记	粲然	47

活 着

边缘爱情	小溪	59
再见,马可	饭饭	82
门	火车	116
目光	飞鸟	128

都 市

台风过境	西西	141
露水	西西	145
暗黄台灯	邢育森	152

目

录

游 动

滞留	sandglass	197
深蓝	Yvonne	223
月蚀	vieplivee	226
猫	chinarom	233
天蓝水白	扫红	244
卢舍那佛	扫红	258
妄想狂手记	沙门	263

阴沉沉的天空，没有云，却也没有太阳。接连几天都是如此，仿佛早已预示出军事行动的不利了。没有一颗心不在惊悸地颤抖着。

空气是郁闷的，仅有的一份潮湿，也早被前线层层涌来的杀气瓦解了。隐约还能听到千军万马的呼喊声、惨嚎声，然后才是兵器交击的声响，马蹄错杂的声响……

营帐上空的战旗无精打采地垂着，连风都吹不起彩绣上沉重的悲哀。它只能从旁边悄然滑过，散入无垠的旷野之中。

夏侯荣茫然地站在帐门边，茫然地望着远方。

魏军南取巴西，蜀军北犯汉中，已经快要一年了，大小战事接连不断，互有胜负，但最近几个月却很不尽人意——

“不就是个小小的黄忠么？”夏侯荣在心里骂着，“一个臭老兵。真是丢尽了我凉州军的威风！”

他把眼睛眯了起来。

早晨走马谷粮草被蜀军放火劫掠，父亲夏侯渊已经亲自赶去了。“有这个必要么？一军统帅岂可轻动！”他的心中忽然掠上一道不祥的阴影。

走马谷的烟越来越浓了，一阵阵热浪席卷着早春的寒风扑面而来。

夏侯荣竭力把思绪拉开，不去想那些惹人烦恼的事情——“想想在许昌的家吧，母亲现在正在干什么呢？哥哥们又聚在一起练武了吧……”

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在他脑海中出现了，两道眉毛浓得怕人，唇上短短的胡须骄傲地翘着。他递给夏侯荣一张大弓：

“拉开它。”

夏侯荣使劲儿，再使劲儿……

那两道浓眉绞起来了，伸手抢过大弓：“没用！”“没用？我才十岁嘛，二哥，”夏侯荣跳起来了，“我学箭才半年哎，就叫我拉大弓。”

“幼权，你还想玩小弓是吧？”浓眉缓缓地舒展了开来，忽然又重新绞结，双膀用力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左手如抄满月，弦响，箭发——

“哼，那就不配做我夏侯霸的兄弟！”箭翎在靶心正前方不住颤动。

夏侯荣的唇边露出一丝笑意：“狂什么！哼，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场面吧——回去咱们再比比看，是谁的膂力大？”

于是他的脑海中忽然又闪现出另一副弓箭来——那是三哥夏侯称，双眼很可怕地眯着，钢牙紧咬，也一样地拉满弓，松开弦。不过他射的不是静止的箭靶，他射的是狂奔的猛虎！

白额的猛虎，斑斓的肩背，体态矫健，却比夏侯称所骑的那匹川马要大上整整一圈。初冬田间未割尽的麦茬划伤了它的趾爪，呼啸而至，夏侯称的利箭却刺穿了它的头颅！

一箭穿脑，鲜血和铁簇同时从喉底喷出。猛虎无知觉地向前又冲出了七八步，才颓然栽倒。大地似乎也在震动，夏侯称的脚步却依然稳定如昔。他踏住虎项，拔出箭杆，递到唇边，轻轻舔吮着百兽之王腥气扑鼻的血浆……

这样一个人，怎么竟被病痛折磨而死了呢？

夏侯荣心尖一颤，仿佛又看见了三哥那张蜡黄的面孔，那对无神

的眼眸——

“幼权，我这副弓箭……送给你。”射虎那年，夏侯称才十六岁，病逝那年也不过十八岁而已，“还有我的兵书，没能完成……你带着去汉中打仗吧，别让别人说咱们是……是……纸上谈兵。”

他那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缓缓咧开：“还记得我对你夸的口吗……我要统率十万雄师，扫平天下……除了你和魏公，他们都不相信……”

夏侯荣狠狠地咬住了下唇，右手下意识摸到了腰间的那付弓箭——雾一样的弓弦割伤了他的手指，鲜血一滴、一滴，溅起了脚边的浮尘。

他垂一下头，又昂然仰起，这才看见军司马郭淮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站到了辕门下，也一般地叉着手，静立，久久不动。

郭淮给夏侯荣的印象很深，他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，甚至大宴之后，也同平时一样坚定沉着地走着军人的正步——他是从来不喝酒的。

夏侯荣认定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，永远镇定，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一举一动都那样干练和简洁。他曾经刻意模仿过那正规的步伐，却总是学不像。

此时，他只能看到郭淮那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钢盔、宽阔坚实的肩膀，还有稳如磐石的双腿。夏侯荣也把脚缓缓地并拢，把手叉了起来——好累，胸甲硌着小臂，更是火辣辣地疼痛。

突然，郭淮的肩头微颤——一个浑身裹血的骑士从前线方向直冲过来，坐下马吐着殷红的血沫，鼻孔中热气如雾。

来到辕门前三四丈远的地方，马头忽歪，前腿一软，直直地栽倒下去。马项撞上地面，“喀”的一声折断，马上骑士大鸟般向辕门扑来。两名亲卫急忙冲过去，想要接住他，却不由自主的同时被撞倒在地。骑士口中鲜血狂喷，双肘撑地，拚命地向前爬了几步，一把抓住了郭淮的脚踵。

郭淮依旧一动不动。那骑士喘着粗气嚷了些什么——虽然嘴张得很大，声音却很轻，夏侯荣一个字也没能听见。一阵短暂而又可怕的沉默，那个骑士就这样瞪着焦灼的双睛，徒然停止了呼吸。

郭淮轻轻摔脱握住他脚踵那只血肉模糊的大手，忽地转过头来。

盔沿压得很低，谁也看不清他的眼神，只能看见他双唇咧开而露出的紧咬的牙关。夏侯荣只觉心上涌起一种无名的恐惧，全身麻木，再也无力挪动哪怕一枚手指。

亲卫把早已备齐鞍辔的战马牵了过来，然后伏下身去。还没等伏稳，郭淮已经左脚在他背上一点，飞一般跃上马去——亲卫一下子坍在了地上。

郭淮的铁槊，闪烁着淡青色的光芒，好像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。槊尖指处，战马箭一般射出了辕门。立刻，数百名亲信部曲，一色的黑马、铁甲，乌云般随在闪电之后，扑向烟尘嚣扬的远处……

这时候，大批伤兵撤了下来，担架潮水般不断地抬过夏侯荣身前。一位高高卷起衣袖的军医守在营门边，检查着每一个伤兵。那些断手的、折足的、脑破的、肠流的，鲜血混着泥土糊了满身的伤兵们，只要军医一摇头，立刻就会被人从担架上拖下来，扔到一边的尸堆上去。哪怕还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他也只有自己孤独地去迎接死亡。

夏侯荣闭上了眼睛，但面前依然满是血腥、痛苦和挣扎。忽然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颗人头来——

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从半空中喷着糊状的血沫，“扑”地扎在土中。尘埃里露出半张面孔，不屈的面孔，不闭的双眸，直勾勾瞪着夏侯荣。夏侯荣不由后退了半步。

“张将军阵斩蜀将雷铜！张将军阵斩蜀将雷铜！”

张郃跨着红鬃战马，缓缓地踱了过来。背着阳光，他冷峻的面色显得更加铁青，灰尘和血迹凝住了长长的髭须，仿佛那是一支长矛似的。他的背微有些驼，显得十分疲倦和厌烦；右手平静地垂在腰际，小指上勾着长刀的铁环——刀身上满是紫黑色血斑。

他从夏侯荣身边经过，毫无表情地望了年青人一眼。初冬的寒风扑面而来，这寒风——夏侯荣忽然想到——不正是荡寇将军张郃么？

于是，他猛地抓住一副经过身前的担架：“前面怎么了？我爹在哪里？张荡寇又在哪里？”

那伤兵张开了嘴，露出鲜红的不知道是舌头还是血块，却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夏侯荣恨恨地啐了一口，快步往辕门走去。才走了几步，又猛然回头——那个伤兵已经躺在了尸堆上，充血的双眸死死盯着自己——

夏侯荣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
那伤兵忽然无声地一笑，血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。他闭上眼睛，却不知怎么的，竟然能够出声了，并且还唱起歌来：“典军校尉夏侯渊，三日五百，六日一千……典军校尉夏侯……”

夏侯荣从小就听惯了这首歌。歌的作者不知道是谁，但肯定是从父亲任典军校尉起就一直跟随在身边的老兵吧。张郃是阵风，让人感到寒冷；父亲也是一阵风，迅疾无伦，横扫一切——

“典军校尉夏侯渊，三日五百，六日一千。”伤兵们、亲卫们、军将们……

整个大营都响起了歌声。只是和平日欢宴后的歌声不同，今天的歌声显得是这么的沉重，这么的悲凉。夏侯荣只感觉自己一颗心在往下沉，往下沉……

寒风凝固了，寒风不再吹！

“小子，打仗怕不怕？”夏侯荣忽然隐约觉得有只大手，在抚着自己的后脑。

“不怕，一点也不怕。”他喃喃地回答着，“阿爹，我要跟你去打仗。”

“阿爹要去打韩遂呢。”脑海中的那个影子，不知为什么，越来越模糊，说话声音却越来越响，“韩遂知道吧，他的兵比阿爹要多好几倍哪。幼权听话，先回许昌去，啊？”

那一年自己才七岁吧。哈，七岁的孩子，只知道父亲是最英勇无敌的，只知道元让伯伯夏侯惇、子孝叔叔曹仁是仅次于父亲的英勇无敌——韩遂算什么？马超也从不放在眼里！

“阿爹一定会赢的，阿爹总是赢，我要去看。”“哈哈哈哈，”父亲的笑声，好像把全营凄怆的歌声都压低下去了，“好儿子，有胆气！不过打仗不是玩游戏，阿爹要几千里急行军，不能带着你这个娃娃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带三哥去？他也是个娃娃，他才比我大、大……”“他比你大上一倍哪！等你十三、四岁了，阿爹也把你带在身边，去打张鲁，去打刘璋，取汉中，取四川，好不好？”

如今张鲁何在，刘璋何在？汉中是已经到手了，巴蜀的锦绣河山却被刘备横插一刀夺了去。还记得父亲初镇汉中时的情景么——“刘备这孺子，我一定要亲自绑了他去见魏公！”父亲的胡子炸了开来，好威严，好可怕…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